

闺阁女子的爱情信物

蕉上光阴，三两声，恍如昨。
还似旧物旧事，依然故情故心。

唯有

灵犀
著

相思

不曾闲

青闺画眉，朱阁点唇。
女子芳韵袅袅，一步一远。
凭物寄情，雅什可传；
忍辜年少，相思成句。

AR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闺阁女子的爱情信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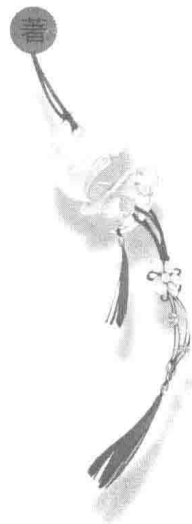
不曾闲

相思

唯有

WEIYOU
XIANGSI
BUCENG XIAN

灵犀
著



APE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唯有相思不曾闲：闺阁女子的爱情信物 / 灵犀著. —合肥：
安徽文艺出版社，2017.3

ISBN 978-7-5396-5969-5

I. ①唯… II. ①灵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20404号

出版人：朱寒冬

责任编辑：姜婧婧

装帧设计：金刚创意

出版发行：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址：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：230071

营销部：(0551)63533889

印制：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(0316)3515999

开本：880×1230 1/32 印张：10.5 字数：220千字

版次：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价：39.8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序·莫将闲事恼卿卿

极喜，在雨声初歇的午后，读这样的句子——

湘簟纱厨午睡醒，起来庭院雨初晴。夕阳偏向柳梢明。
懒炷薰炉沈水冷，罢摇纨扇晚凉生。莫将闲事恼卿卿。

簟凉处，女子小睡而起，庭院中已不是先前天气。回眸处，夕阳一抹，青苔一点，柳梢一丝。柔绿的新芽上，雨露未晞，映着她端丽，抑是甜俏的脸颜。

如凝霜雪的皓腕，是连秋千也懒得去打了，她只闲闲地坐。熏炉中，已燎尽的沉水香，间或有寒灰，被微润的清风撩拨着，片刻间已是心字全非。

而彼时，女子却是无知无觉的。半醉浮生，闲时难得。夏日的纨扇，在她手中轻摇，便有些人间最好时节的清韵了。

藤缕雪光缠柄滑。这扇，是助风之物，亦是牵情惹意之物。

也许，这小扇曾于银烛之秋，扑过流萤；也许，这小扇也曾为楼心之月，歌尽桃花；也许，这小扇也曾以合欢之名，慰藉思情……

哦，不，不只是扇。

女子的世界里，还有双飞的鸳鸯，那许是手帕，许是香囊，许是衣裙……一双柔荑，从不曾闲下，拈一处风流之物，做一点精巧之物，都是极好的。

因为，于闲情之外，一些思君的心意，都得由着它们去寄付，去成全。说她们矜持也好，说她们矫情也罢。这便是女子，软哈哈，而又羞怯怯的女子。

是以，闺阁深处，女子们赏玩着各色细物，摆弄着多变的发饰，收拾着柔丽的妆容，其实也未必只是，为了给自己修一修清心，理一理仪容。

我既媚君姿，君亦悦我颜——诗里说得再清楚不过。

信物，是爱意初起时的递传，是爱意渐浓时的维系，也是爱意消逝后的怀想……故而，在物物相传之间，心意已隽永入诗；故而，相看不厌的，是爱情，也是爱情的信物。

晚风幽凉之时，闲却了纨扇，柳梢月下，栖着女子的芳姿，响着女子的碎语。可是，女子啊女子，你若心无所系，情无所绊，何必要抗拒闲事的滋扰呢？

原来，说是“莫将闲事恼卿卿”，乃是因着一点心事的涟漪。也对呵，在最好的时光里，该是适合念一个人，想一段情，升华一个故事的。

想来，矜持着，矫情着，却也深情着，才是她们的常态。故而，懂她们的人，自然会明白，唯有这样的女子，才是闺阁中心意缱绻的女子……

莫将闲事恼卿卿，何故？答曰：唯有相思不曾闲。

是为序。



第一辑 忆柔荑

第一章 同谁更倚闲窗绣，落日红扉小院深 / 003

第二章 几拟情人，付与兰香秋罗帕 / 019

第三章 罗带绾同心，谁信愁千结 / 035

第四章 寄君作香囊，长得系肘腋 / 052

第五章 记得绿罗裙，处处怜芳草 / 069

第二辑 风月闲

第六章 连教贮向鸳鸯枕，犹有余香入梦清／087

第七章 罗帐罢炉熏，近来心更切，为思君／102

第八章 双燕归来后，相思叶底寻红豆／118

第九章 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琚／133

第十章 玉纤倒把罗纨扇，屏山半倚羞人见／148

第三辑 饰幽情

第十一章 簪髻乱抛，偎人不起，弹泪唱新词 / 167

第十二章 头上玉燕钗，是妾嫁时物 / 182

第十三章 宿处留娇堕黄珥，镜前含笑弄明珰 / 197

第十四章 调朱弄粉总无心，瘦觉寒余缠臂金 / 212

第十五章 约指金环瘦不持，罗衣宽尽减腰围 / 226

第四辑 时世妆

第十六章 忆昔君别妾，分破青鸾镜 / 243

第十七章 宿夕不梳头，丝发披两肩 / 259

第十八章 佳人半露梅妆额，绿云低映花如刻 / 273

第十九章 日日楼心与画眉，松分蝉翅黛云低 / 286

第二十章 宝奁常见晓妆时，面药香融傅口脂 / 299

附录 / 315

第一辑 忆柔美

一双纤手，诉尽衷肠。

十指玉纤纤，如笋芽，如柔荑。女子美丽的手，

也是精于巧艺的，于是，所拈之物无不风流，所做之物无不精细。

刺绣、手帕、同心结、香囊、衣裙，一件件，一

线线的，都是闲窗下的幽情，闺帏中的秘爱。风起夕凉时，伊人如在画卷。



第一章 同谁更倚闲窗绣，落日红扉小院深

真正的爱情，是一幅经年乃成的绣品，任他月缺花残，尘染烟埋，却始终不曾改易素心，依然为你萦萦绕绕，依然为你缕缕丝丝。

——小引

【自君出】

诵到三官旧日经，教人回忆小南城。

上皇玉食资针绣，尽是中官手制成。

——（清）史梦兰《全史宫词》

从没觉得，永巷——通往崇质宫的永巷——这般深杳。

在这深巷里，月色皴染着朱祁镇的肩，像是在浸润着他灼渴的心。他抚着大带内丝绣的她的名字，唇边浮出清凉的笑意：“我回来了。”

是的，他回来了。

去岁仲秋时，朱祁镇固执得几近愚蠢，彼时，他不要做什么太平天子，瓦剌敢来挑衅，他便毅然决然地要亲征

塞外，不料却一脚踏空，堕入深渊。

被俘了就是被俘了，不管史笔如何用“北狩”这样的字眼来美饰，朱祁镇都永远记得这一年的耻辱与忧愤。

一年了。整整一年。

星河风露，别后月照离亭。今夜，必是月华依旧鸾镜圆。

回来了，已很不易，他当倍加珍惜。

锦鸾啊，你可知，我一直围着你亲制的大带，在那沙丘之上南望山水，在那无眠之夜独看分雁。

星霜屡移，又逢仲秋。朱祁镇原拟与她，细把离肠和泪说，而后，花里同眠今夜月，就此终老一世。却原来，他所失的并不仅是至高无上的帝位，还包括他的妻钱锦鸾，那滢亮动人的明眸。

她瞎了，瘸了……

这一年，朱祁镇成了太上皇，钱锦鸾成了皇太后。没有人会像他一样在乎她的眼泪，在那一个个为他祈祷的夜，渐渐干涸；也没有人能迫她抛舍与他同生共死的痴愿，唯能眼睁睁看她孱弱的腿脚染上痹症。

如他固执地出塞亲征一般，锦鸾她也固执地拒绝医治。

相见的那刻，他哭了，她却笑着说：“镇，我做了个梦呢，老天说，只要我愿以我的一只眼和一条腿为代价，它便会将你送回到我身边。”

人生只合镇长圆，休似月圆圆又缺。

他紧拥住她，这也许是他唯一可以为她做的。因为锦鸾要的只是朱祁镇，而他能给她的，也只有他自己。

朱祁镇深知，他的亲弟弟——大明的新皇帝，将他送

来这粉墙黑瓦的崇质宫，便宣示着他与红墙琉璃瓦的生活，已毫无关系。

心思悠转间，朱祁镇将内绣着“锦鸾”二字的大带轻轻解下，不愿她瞧见那里的精致与缜缛。这对她将是一种怎样的伤害！

过去锦鸾贵为皇后，却仍做着小女子们爱做的俗常事儿——针黹。在朱祁镇御驾亲征前夕，她很自然地，用这女红之物表情达意。

但如今，那善睐的明眸再无一丝光彩，她也不能为他绣花绣心了。

然而，这却只是朱祁镇一相情愿而已。不久后，他发现，她竟背着他偷偷绣些好看的绣品，交付心腹卖与宫外，换得衣食。

他们所居的崇质宫已被锁闭很久了，原因很简单，大臣们大都还念着他这个太上皇。

也许，只有让他与外界真正失去联系，才能让御座上的那个人放心吧！朱祁镇苦涩地想。想起许多点滴旧事，关于亲情的，爱情的。

无聊时，他作了《三官经》¹，来打发辰光。“……德广无边，福寿增延。赐福降吉祥，三官赦罪天尊。”念着念着，他似乎觉得，痛楚减去了些许，福报祈得了几分。

可朱祁镇还是在一日比一日更粗粝的饮食中，明白了什么。兄弟重会当日，弟弟声音的棱角足有划伤他的力量：

1 《三官经》，传为明英宗被羁南宫时所作。

“上皇，崇质宫，也就是南宫，便是朕为你准备的新居。”

伤痕在心内隐隐作痛，他亦不言不语，直到他发现锦鸾的秘密。

为什么？为什么她始终不爱惜自己！为了他，她是打算连她另一只眼也不想要了么？

他恨！他恨他的固执让她病体支离，他恨他的任性让她衣食无着，他更恨，他自己对这窘困的生活毫无办法——除了帝王之术，驭人之学，他什么都不会。

帘垂，月斜，风寂。

宫内植着好些萱草，但于深掩的宫门之下，纵有一庭萱草，何曾与他忘忧。朱祁镇懊恼得快要疯掉，可锦鸾只温柔地微笑：“镇，你看。这是你回来之前，我绣的。”

自君之出矣，不复理残机。

思君如满月，夜夜减清辉。

她给朱祁镇看的罗帕上分明绣着一首古绝。每个字都是她昔日之伤，他今时之憾。他抱着锦鸾，喃喃：“我回来了，我不会再离开了。”

“是的，镇。我真的已经知足了。你说，有什么比我们一起，更重要？如今的我真的很知足了，如你实在觉得抱歉，可以帮我描描花样子呀。”

蓦然间，朱祁镇释然了。他将他温热的唇覆上她早失光泽的眼，笃定道：“好。”

在她眼角，在他唇间，有一段明宫绝恋就此铭怀——

他是她的祁镇，她是他的锦鸾。他们永远在一起。

真正的爱情，是一幅经年乃成的绣品，任他月缺花残，尘染烟埋，却始终不曾改易素心，依然为你萦萦绕绕，依然为你缕缕丝丝。

【锁绣心】

阑珊星斗缀珠光，七夕宫嫔乞巧忙。

总上穿针楼上去，竞看银汉洒琼浆。

——（唐）王建《宫词》

若说有什么节令对于女子来说异常重要，我想，那一定是七夕。

源于汉代的七夕，便已有“穿七孔针于开襟楼”这样乞巧的习俗。根据《开元天宝遗事》的记载，唐时的宫人们在此夜，都要上乞巧楼去，用九孔针五色线对月穿针，看谁更胜一筹。

宫内的女人按说都属于皇帝，然却未必都能获得同等的恩宠，于是，这样一个乞巧炫技的机会，自然不能放过。

与其说是乞巧，不如说是乞情。

民间的女儿们心思便简单多了，“安排下慧盒朱丝金针彩线”等物，再与姐妹们聚在花影之下，一边乞巧，一边乞个一心人便好。

她们在白天，还会将绣针置于水上，想从针影的形状里捕获一些刺绣图案的灵感。

女红中至为重要的一技，便是刺绣。那些华美的纹饰，针针线线皆出自女儿之手，故此，她们才会被唤作“绣娘”。

不管是出于礼制之需，还是奢享之用，早在东周时，宫廷中便有了专司刺绣的部门，再至汉时，更为瞩目，已投入规模生产，正如《论衡》中所说，“齐郡世刺绣，恒